

琴台

潘國森

日前香港發生了一起家庭慘案，據說該名二十來歲的幼女，乘長姊出差之際，以一刀穿心的冷血手法弑父弑母，然後自殺身亡。

不少朋友雖然不認識死者，都為此感到非常難過，慨嘆香港怎麼會變得如此這般？中國人認為「百行孝為先」，親生父母有何仇怨？怎能下手？即時浮現筆者腦海的，是《易傳·坤文言》的名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辯）之不早辯（辯）也。」香港社會積了些什麼的「不善」，漸進而大家都沒有察覺辨別，才有這件讓老香港意想不到的弑父弑母悲劇？

弑父和弑母也是不同的概念。像美國那樣家庭中際關係惡劣的暴力國度、罪惡社會，弑父案比弑母案多得很。比如家中的暴君虐妻虐兒，甚至性侵犯子女，最後受害者長期受虐受辱，終於有一日忍無可忍，殺父保家。類似案件多會從輕發落。

弑父弑母之別，又令人想起魏晉竹林七賢之首的阮籍。時人多有將七賢說成是晉人，實情當中最年長的阮籍和嵇康都沒有活到晉武帝司馬炎篡魏稱帝。不過，也有說法是司馬炎的老爸司馬昭受晉王之封時，曹魏政權已經名存實亡。話說阮籍仍是司馬昭的幕僚時，官員報告發生一起弑母大案，阮籍竟然說殺父還可以，怎麼會殺母呀！在座其他同袍都埋怨阮籍失言，大老闆司馬昭說殺父是天下之極惡。阮籍卻解釋道：「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如）。」司馬

天下之大惡

昭以弑君（魏主曹髦）得國，對群下不敢言忠，只能推重孝道，阮籍此言或有諷刺之意。

這香港女子因何弑父弑母？據說是從父母處遺傳了濕疹頑疾、長年飽受煎熬，於是心生怨恨。又有消息指，疑兇在社交網站指責窮人生兒育女已經不該，患有濕疹還讓下一代受苦就更不可原諒！並查詢一刀穿心殺人和製造窒息自殺的簡單裝置。

人生在世，許多事情可以自由選擇，親生父母則不由人挑選，這樣針對父母的言論和作風恐怕是近年才在香港社會上流播，至少筆者年輕時就不曾見識過。然後反對派的喉舌卻隱去疑兇參與，或至少支持非法「佔中」一事！只是反覆把慘案的焦點轉移到濕疹患者的精神肉體痛苦之上。

筆者始終認為香港社會近年忽然變得充滿仇恨，該是以二零一三年小學教員林慧忠當街以粗言穢語侮辱執勤警官為分水嶺，當時整個反對派陣營全力大合唱護短。當年筆者就深感不妙，在網上的社交軟件嚴厲批評，結果當然是惹來一輪網絡攻擊。然後才是二零一四年奪權不成功的非法「佔中」、「雨傘革命」。後來再有身為大學教員的議員一再公開鼓煽年輕人與政見不盡相同的父母決裂，仇父仇母的情緒由是繼仇警之後蔓延。

記得二十多年前，英國社會忽然接受中草藥，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歐洲地區以德國社會使用草藥最為源遠流長，英國則無此傳統。原來是因為有英國病人在英國本土被會用中藥的人治癒了非常頑固的濕疹。說到底，這宗三命奇案之發生，還有中醫中藥在香港未有得到足夠重視的遠因！

唱歌功效多

對於唱歌，我一直存在的概念是天赋，是屬於先天所賦予的，有些人天生清麗的歌喉，無限的爆炸力，開聲便如出谷黃鶯，毫不費吹灰之力便唱出響徹雲霄的高音，持續幾分鐘而不斷。接觸唱歌技巧多了，才發覺唱歌的功能多多，可以後天發掘，而且成效出人意外。

我有一大學同學，自認識她以來便帶着一副沙啞低沉聲線。最近見她竟然說話清脆，聲如洪鐘，一反常態令人驚訝。原來她早前突然失聲，醫生說聲帶因摩擦厲害起了繭。做了兩次手術仍不斷發作。她透過朋友介紹一位在大學教授歌唱治療的老師，老師表示她一直錯用發聲方式，以聲帶摩擦來發聲，故此聲音沙沉，其實傷害聲帶。原來不少教書的都會大聲授課，從喉頭出氣，造成喉部和聲帶受損，甚至發炎。

同學重新學習正確的講話方式，治療老師教她以丹田（腹腔）運氣發聲，這正是唱歌的技巧，於是她以學習唱歌

學說話。唱歌幾個月不單歌聲了得，她說話聲線也有變化，亦從此沒有起繭。想不到有許多人在接受這治療，病人中以教員為多。原來唱歌的人，平時說話也習慣以丹田發聲，所以聲音尤其清晰。

有一個日本朋友，她學法文的能力較同班的同學為佳，其實日本人學外語的能力一般都較弱。她解釋：「因為我本科是學唱歌，對於聲音會提得較準，有利學習不同的語言。」就由於她這個說法，我的子女在幼時我便安排他們加入合唱團，希望有利學習外語。

唱歌另一功效是用於音樂治療，這是藝術治療的一環。有一些人心靈受創或經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尤其是小孩子和老人，不懂得如何去釋放內心的感受，鬱結在心內。

藝術治療師常以輕鬆的音樂，又或是哀傷的樂曲去攻陷他們心裡那道無形的牆，讓他們可以哭，渲洩抑鬱，從而協助他們走出谷底。

3·15終身情懷獎

過去的一周，有個避無可避的熱點：電商APP某多多美國上市。這個在淘寶、京東已穩坐N年二元江山的局面下卻能異軍突起，「拚」出一條血路的電商新貴，打着三億「五環外人民」的旗號，帶着最重要的「為低線城市窮苦人群消費升級」的滿腔情懷，攜整屏整屏噴噴的假冒偽劣商品，挺進了華爾街。其時，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中美貿易戰正酣，網友紛紛鼓掌：這個臉丟得到位。

小狸最早知道某多多，是在世界盃期間，每場直播前後，電視都會以洗腦形式反覆播放其魔性廣告曲。據說，這種腦殘式的重複廣告，雖簡單粗暴，但卻有效，所以許多內地廠商會放棄美感、理想和社會責任，選擇唸咒般不斷重複的病毒式營銷。某多多就是其中的攤黨之一，那時候的它，是不提「情懷」的。

小狸進一步了解某多多，是在這波新聞第一次看到一個段子：「你以為入門款吹風機是200元起步，精緻小姐姐都花2,000元買戴森。但其實更多人還在用20元雜牌吹風機，一用就是20年。小鎮青年的消費，大城市的不懂！」這一度讓小狸瞬間汗顏，趕緊補課了一下某多多的「社會責任」。當看到其CEO悲天憫人地說：「消費升級不是讓上海人去過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讓安徽安慶的人有廚房紙用，有好水果吃。」最情懷這一套的理想主義簡直要被圈粉了。

然而，再進一步的了解卻讓小狸大跌眼鏡。風暴之時，網絡上幾乎被某多多上的「奇葩商品」刷屏了，那些以正牌學生兄弟面貌出現的小米新品、松下新品、老於媽、粵利粵、雷碧、康帥傳、娃娃哈、大白兔、大白兔、七匹

狼、綠剪刀香糖、可日可樂、必相印紙巾、abidas……讓無數網民笑暈在手機前。這些傳說中的經典段子，如今都活生生地出現在某多多的APP裡。甚至，為了配合某多多的電商特性和行事風格，李鬼們還出現了新時代的進化版：「老於媽」、「粵利粵」等是利用相像字混淆視聽，主要適用於擺在小雜貨舖裡；而小米新品、松下新品則是為了配合「小米新品雲智能語音電視65吋2,960元」這種APP裡的商品名稱而進化出的2.0版——我這牌就叫「小米新品」，是你自己不會斷句。

再返回頭看那些「情懷」，會覺得特別像笑話。是的，相對於其他互聯網產業，某多多的創辦人們格外喜歡打情懷牌，但偏偏其行徑離情懷最遠。小鎮青年是沒什麼錢，但他追求的價廉物美和你桌上的假冒偽劣是兩回事。情懷加上偷換概念，就是混淆視聽的不二法門，而當聖潔的情懷被迫和醜態綁在了一起，就格外讓人憤恨。在某多多裡，充滿了假冒偽劣、文字遊戲、價格陷阱，其風雲CEO卻在招股書裡大言不慚地說其核心價值觀是「不作惡」。連這時候都不忘山樂Google，服了。

好在，三觀正的人不少，大量輿情質疑洶湧而出，包括創維電視、著名作家鄭淵潔等也都開始實名維權。在回應時，某多多集中闡述了兩個觀點：一、這些現象別的平台也有；二、某多多才三歲，讓它承擔假貨責任不公平。其CEO回應時又出了一個觀點「山寨不是假貨」。噫，套路沒變。發稿稿時最新進展，上海工商局已經對某多多的侵權和假冒商品問題展開了調查，希望能有切實結果，給這場不堪一個光明的尾巴。

最後，明年的3·15晚會，不妨給某多多頒個終身情懷獎。

思旋天地

思旋

中美貿易戰升溫

市場俗語有謂：「五窮六絕七翻身」，今年流年不利，正是「五窮六絕」，但是「七」不但沒有翻身，至今已至八月，看來八月也翻不了身，且走勢更向下了。綜觀環球金融市場，大多數是風雲密佈吹冷風。而在氣候上大半個地球都在高溫酷熱下煎熬，天災不斷，令人難堪不已。

中美貿易戰陰霾籠罩，香港股票支持28,000點痛失。美國作為環球經濟大國，領導人物自稱大阿哥，實際是毫無信用，朝令夕改，大玩軟硬兼施的談判手腕，令對手無所適從。對於中美貿易戰影響是否面臨擴大，除了涉及之有關方面關注外，世界各國也同樣關注，同樣對前景無所適從。美國特朗普政府現在針對二千億美元中國進口貨品關稅，更威脅由10%增至25%，言下之意希望與中方再打開談判門，我國外交部強調美國反覆無常，再威脅施壓只會令事態適得其反，無助解決問題爭端。

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指出，貿易戰最終結局美國將落敗。他分析道，貿易戰會助中國一臂之力，約瑟夫教授在文章作出批評：「沒有哪國像特朗普政府這樣，擁有一支如此不合格的經濟團隊。」我國需時刻提防美方言而無信，隨時變卦。事實上，全國人民上下齊心，將會積極合作應變，準備見招拆招，知難而上。我們相信貿易戰中，雙方都會付出代價。警告美方別以為是大贏家。貿易戰若繼續，對於世界經濟也將不利。

事實上，被殃及的香港近期受影響的地方逐漸浮現。美元走強，人民幣走弱，況且幾乎肯定是事實的，在九月份美國將再加息，香港隨之加息的可能性肯定大。對此，香港樓市、股市、匯市、債市也會起波動。屆時，對香港經濟引起的影響，肯定是負面的。港人應該扣好安全帶，審慎理好財富風險。而特區政府政策釐定者，更需審時度勢，切莫輕率妄動。對於在香港經濟最重要支柱的樓市，應順市場變化，不要多用行政手段干預打擊，一旦打亂市場秩序，市場信心盡失的話，說不定又引起一個金融風暴的來臨。

「黃河神」的歷史功過

黃河是我國第二大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孕育了燦爛的中華文明，養育了一代代中華兒女。但同時，黃河也是一條桀驁不馴的「害河」，過去經常氾濫成災，給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損失。因此，歷朝歷代，都比較重視黃河的治理工作，也湧現出許多治河英雄。清代的山東巡撫張曜，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

鎮壓捻軍喜得賢妻

張曜字亮臣，號朗齋，河北大興人。他少年家貧，靠傭給人家春耒為生。他力氣大，性剛俠，好打抱不平。一天，他背着一大袋米出門，見眾人正在圍觀一位哭著要尋死的少婦。他上前一問方知，這少婦的丈夫死了，因不肯改嫁，被婆婆硬逼著趕出門來。她走投無路，才欲尋死……張曜一聽氣憤異常，而此時那位惡婆婆恰恰就在他身旁。張曜一怒之下將米袋子壓倒她身上，將她活活壓死。眾人拍手稱快，張曜也乘機跑掉……

張曜從河北逃到河南固始縣。時值河南捻軍四起，地方上多組團自保，張曜以其武勇個人被推選為團長。一次，捻軍包圍固始縣城，縣令擔心城破難以自保，尤怕自己美麗多才的女兒死於敵手，便張榜告示曰：「有能守住此城者，我將女兒許他為妻。」當時捻軍人多勢眾，眾人都不敢應承。只有張曜大膽地揭榜謁見縣令，表示願擔負起守城重任。他針對敵眾我寡之勢，制定了出奇制勝之計，挑選了300名壯士，在城外設下埋伏。當夜深夜人靜時，伏兵突襲敵營；而城上也緊密配合，鼓角齊鳴，喊殺聲震天動地……捻軍以為為大軍殺到，連夜慌忙敗退。前來增援的忠軍僧格林沁見張曜表現英勇，禦敵有功，大加讚賞，遂奏請朝廷擢升張曜為知縣。並親自作媒，將固始縣令的女兒許他為妻，她就是刪夫人。

七嘴八舌

小臻

給普羅大眾睇好戲的機會

當暑期檔期上什麼電影大片都沒有入關注的時候，你可以意會到香港電影市場差到什麼程度了。相反內地市場就好消息不斷：「今年暑期檔《我不是藥神》官方微博宣佈電影上映22天票房已突破30億。姜文新作《邪不壓正》票房已突破了5億元。接下來還有《狄仁傑之四大天王》、《西虹市首富》、《一出好戲》等影片。」作為香港影人會有什麼感想？絕不是什麼也非要將兩地對立、對比，而是港人必須承認我們市場很細，願意入戲院的觀眾愈來愈少，單靠電影製作人的力量，行業沒法振興。要從電影投資公司的明星培養，影片創作人、製作人的水平，影片發行方式，戲院經營者的門票定價思維，多方面去想辦法，才有希望。

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從來有幾大電影公司支撐，A、B、C、D各有精品出現，形成一部接一部好片誕生，造就好形勢。絕不可能靠一些獨立製作公司來成大業。目前的香港影圈就是缺少大的電影公司支撐，靠有心人楊受成、劉德華、古天樂、黃百鳴在堅持投資拍似樣的港片。這又不能埋怨誰，投資拍片成為蝕本生意當然沒人願意做，想當年電影好景誰也不愁沒老開。睇戲本應是普通百姓的娛樂，如今睇戲已改變成奢侈的事。亞洲片門票近百元一張，西片大製作百多元，你算一算，一家幾口出街睇場戲，再食餐飯要花多少錢？香港人是最精明的消費者，大多數人難以接受花百多元睇戲。當你看完拾紙皮阿婆每日從早拾到晚，收入有50元已經極高興的心酸故事，你更加知道戲票是否太貴，普通人為何不入戲院。儘管電影院經營商不肯承認門票貴是港人不入戲院的致命傷，但將戲院經營成本和門票掛鉤根本就不人性化，薄利多銷總比只見空樓好吧。

以近日陳友執導電影《兄弟班》為例，由青年人陳家樂、于湓、王梓軒、林耀聲、鄧加樂、吳鶴謙擔綱，配老戲骨任達華、惠英紅，演繹少年阿叻帶着同區好友阿健、阿強夾Band，其後街坊的阿友、阿倫、阿B也被拉進團隊。面對父母們的集體反對、鄰居們的嘲笑、同行業冷待，卻愈激起了他們的好勝心，終於從Loosers變成Wynners，窮小子走出一片天，又因成員知名度不一出現不公問題，兄弟散Band，友情大考驗最後最終重組，成為70年代最紅的樂隊！

故事背景很本土香港味、人物很真實，看過的人評價都不錯，網上留言：這部電影最適合和父母去看，有笑的有感動的，加上動聽的歌曲，看得很開心！陳友把重點放在演健仔的陳家樂身上，家樂演得很好，將溫拿年輕的事一一呈現在眼前，新人表現令人眼前一亮。一部有情有義的電影，又有那么多感動位，值得入場支持！這樣好評的電影，真正講香港精神，都未引起大眾捧場，還不是大眾認為「界咁貴門票入去睇幾個仔仔做戲，唔抵」。是心理影響嗎？冀望有戲院給好口碑的片長一點映期，票價平一點，讓大眾可欣賞製作人的心血。

百家廊

戴永夏

憤讀書，並刻了一方「目不識丁」的小印激勵自己，結果在學問上大有長進，後來又改授文職。當原來參奏他的御史劉毓楠被外放罷官，生活拮据，又投函向他求助時，張曜不念舊惡，還送錢周濟他的生活，並附信問候。有意思的是信後的蓋章，就是那方「目不識丁」的小印。張曜的這種寬宏大度、開通則改的精神，在今天也有值得借鑒之處。

「怕老婆」的美德

張曜的夫人刪氏，博古通今，深明官場吏治。張曜的一些來往公文，主要靠她辦理。張曜原來文化水平低，在遭御史劉毓楠彈劾後，他不但發憤自勵，還虛心拜夫人為師，刻苦讀書學習。有時夫人責罵他，他也老老實實地接受。

張曜自改任武官後，心裡很感不平，變得做做起來。清廷命左宗棠督師剿滅西北的回民起義，左奏請朝廷讓張曜帶兵，張曜不應。上面嚴旨催他，門客也勸說他，他仍不答應。這時夫人對他說：「你居功自傲，屢違朝令，你以為朝廷不敢殺你嗎？」張曜一聽，猛然醒悟，立即跟隨左宗棠出征。他吃驚地說：「夫人言可畏！夫人言可畏！」對這位深明大義的夫人，他真是又敬又怕。

張曜跟隨左宗棠在西北鎮壓回民起義，屢立戰功。左奏請朝廷，改授張曜文職。後來又升任山東巡撫。在巡撫任上，他經常跟屬下談起夫人的德能，且問屬下：「你們害怕老婆嗎？」有的說「不怕」。張曜聽後滿臉嚴肅地說：「你好大膽！竟敢不怕老婆？」彷彿「怕老婆」是天經地義的事。從此張曜「怕老婆」便出了名。1952年，偉人毛澤東到濟南視察，在乘船遊覽大明湖時，還指着湖東北岸上的張公祠問身邊的陪同人員：「張曜怕老婆你們知不知道？」說着，便津津有味地給大家講起張曜怕老婆的故事……

對此，張曜並沒有像有的人那樣，先去弄張假文憑擋別人的眼，由「大老粗」一躍而成「碩士」「博士」，然後再想法對舉報者進行打擊報復。相反，他從此開始發

從「目不識丁」中奮起

張曜的一生中，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在他春風得意，升為河南布政使，且眼看就要成為「封疆大吏」時，不料卻被御史劉毓楠奏了一本，說他文化水平太低「目不識丁」，因此他被改授武職「南陽總兵」。

對此，張曜並沒有像有的人那樣，先去弄張假文憑擋別人的眼，由「大老粗」一躍而成「碩士」「博士」，然後再想法對舉報者進行打擊報復。相反，他從此開始發

寫序的因緣——追憶馮牧先生

昨日

陶然

由於艾青、高瑛夫婦的熱心，在沒有預先告知我的情況下，約了當時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藝報》主編、著名文學評論家馮牧先生為我當時將由中國友誼出版社出簡體字版的長篇小說《追尋》寫序。馮先生答應了，假設事先通知，我可能不敢煩他，因為覺得過於冒昧。當然，他允諾了，我內心很感恩且羞愧，他的忙，我可以想像得到的。

後來，一九八四年六月，由中國文聯主席周揚率領，馮牧任副團長的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訪問深圳，以曾敏之先生為首的香港作家也應邀前往會見，我見到馮牧先生。午宴開始，馮牧先介紹團員：周揚、艾青、馮至、袁鷹、艾蕪、田間、王辛笛、峻青、嚴辰、嚴陣、陳冰夷、邵燕蓀、陳登科、蕭子、高瑛、魯黎、綠原、雷加、徐光耀。介紹完畢，艾青忽然插口，馮牧呢？他還沒有介紹自己。在座的人都歡快地大笑，馮牧也笑了。等到馮牧逐張桌子敬酒，來到我那桌，他走到我面前，笑着說了一句：我還欠你一篇文章！我愣了一下，沒有省悟過

來。他走開後，同桌的高瑛才解釋：他說的是那篇序言。我頓時語塞，不知說什麼才好。

臨別前，馮牧先生對我說，實在太忙，計劃中的事情，常常不能如期完成。我絕對明白，對他為我的長篇寫序，雖然嚮往，一直並不抱期望。可是，他回北京不久，果然把序寄來了，並刊發在曾敏之先生主編的香港《文匯報·文藝》上。在序中他寫道：「我對於陶然先生的創作狀況初無所悉，只是在北京的一次文學集會上和他有過一面之識。可朋友告訴我說，這是一位生活在香港這塊被看作是『文學上的沙漠』的繁華鬧市中的嚴肅的青年作家，一位真誠地把自己的筆和人民的生活和命運密切地結合起來的勤勞的筆耕者。當初，我的印象是：這是一個沉默寡言、勤於思考而又性格內向的人。」

不久以前，我同一些作家訪問深圳特區，有十幾位香港作家也來到了深圳，和中國作家進行了熱情親切的會見和交談。這裡面也包括了陶然先生。我對他的印象一如既往，只是由於我在繁忙事務的間隙中已經讀過他

一些作品，就更加證實了我對於這位文學新人的最初的印象大體上是準確的，在短暫的會見和討論中，他的謙遜和文靜到近於靦腆的神情加深了我對他的作品的印象。我想，我對所讀過他的他的作品（我只讀過他的長篇小說《追尋》、散文集《夜曲》和有限的幾篇小說）的感受和判斷，也許大致上是不會有很大的偏差和謬誤的。」他的這些話當然是客氣溢美，尤其是對於當時年輕寫作者而言。但是，在另一方面，無可否認，對於當時的我的鼓勵，也是相當大的。

後來，他應邀訪問香港，我曾曾跑到他當時借宿的跑馬地一家酒店探望。究竟聊了些什麼，都不記得了。本來還想去北京看他，但一方面怕他太忙，沒空接待我；另一方面當時也確實沒多少假期，一拖再拖，沒有走得成。沒料到的是，一九九五年九月五日，噩耗傳來，年紀並不算太大的馮牧先生竟然離世了。事前雖然曾聽說他病了，但我不以為意，總是覺得人會生病，總也會好起來的。但他竟然一去不復返，想起他的提攜種種，我無語問蒼天。